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
第十六回 審國泰實認供招 三郎莊惡霸設井

天怕浮雲地怕荒，人怕有病物怕傷。
賢妻他怕夫不淑，哀苦孩子怕後娘。
雞怕黃鼬貓吃鼠，花怕狂風草怕霜。
草怕嚴霜霜怕日，惡人自有惡人降。
不信但看惡國泰，拿問進京一命亡。

話說國泰向和坤說道：「實對你說，你真領了旨來，我也不怕，咱二人雖然是姑表至親，你不該將國盛參倒。咱二人仇深似海。」和公大怒說：「好一個無法無紀的國泰，不遵王命，上欺天子，下壓文武，違背國法如叛逆無二，你等大小文武官弁，皆知皇上之法度，兵符職銜皆是爺家的，將國泰與我拿下。」

國泰仰面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誰敢拿我？把和坤給我拿了。」四路總兵答應一聲：「喳！」走近前把國泰綁縛，國泰喝道：「你四個身該萬死，為何綁起本院來了。」四路總兵說：「綁的是你。」

和公立刻南面而立，手捧聖旨說：「國泰跪下聽宣。」四路總兵把國泰按倒，跪在公案前，和公宣讀曰：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民為邦本，民富國強。茲爾國泰，有負朕托，苦害山東一省紳民。年荒歲歉，竟報八分年程豐稔。目無法紀，任性妄為，屈殺國家生員十餘名之多，今有左連城進京叩闕控告，必然激起民亂。著劉墉、和坤將國泰王命兵權收回，山東巡撫印綬著藩司趙一鶴暫且護理。國泰情同叛逆，拿問進京懲辦。欽此謝恩。

國泰問：「這左連城是一何等之人？竟敢進京妄告國舅爺。」

和公冷笑說：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！」遂吩咐把國泰入獄，國泰聞言，垂頭喪氣入獄去了。

和公含笑說：「四家貴鎮拿國泰有功，本爵同劉吏部回京繳旨，必然提奏保你四家高升擢用。急速到獄中請出劉中堂，我在書房恭候。」四路總兵遵命去請劉公，不多時劉公已至巡撫衙門書房，和公道驚。二公商量出了數十張控告國泰的告示，這告示發出各州縣村鎮張貼，一時被害之民哄動，皆奔巡撫衙門申冤，擁擠不動。內中有第七十三名舉人楊大印替眾黎民哀懇免課被斬，因此楊母受驚加氣而亡。其妻朱氏青梅、紅梅姊妹二人同侍一夫，只落得無倚無靠，今聞街市紛紛議論劉大人、和大人拿問國泰進京，貼出控告告示，姊妹二人亦來鳴冤衙中，所接的呈紙公案，桌上堆積如山，皆令候批。

劉、和二公商量，先審實他的大逆口供，連黎民眾冤狀呈與當今，諒宮中西妃貴人就有九牛二虎之力也挽之不回。和公說：「老師，門生昨日抄拿他的家眷，並無元配，只有四十名美姬侍奉他。」劉公說：「且將這四十名美姬帶到內堂審問，先取眾姬之口供。」不多時將眾美姬帶到公案前跪倒，叩頭，劉公說：「你等不要害怕，要你等實說，本部堂好安置你們，你們可是國泰從京中帶了你們來的？可是在此地買的？」眾姬妾叩頭，口尊：「二位大人容稟，民女等皆係山東人氏，只因巡撫上任以來，硬向州縣索要美女，州縣只得在各村鎮選擇我等四十名獻與國大人，令我等終朝每日習學歌舞彈唱，升堂退堂皆令民女等以音樂接送，徹夜通宵陪伴筵宴，任其輕狂。民女等所供皆是實言。」劉公聞言，切齒道：「和大人你看這國泰欺君罔上，越理胡行，苦害良民，仗仗他是國舅，西宮貴人是他妹妹，任意橫行。幸虧百姓並未激變，這也是聖上洪福。且將這些美女押在一處，休要難為他們。」張成答應：「是。」遂將眾美女帶了下去，正是：盛世豈容奸臣在，必得忠良建苦功。

劉、和二位大人退堂，歸在書房歇息。

次日劉、和二公升了早堂，四旁四路總鎮站班，以下副、參、游、都、守及大小文武官員伺候。劉公開倉賑濟饑民，和公開倉犒賞三軍。即以四路總兵所管兵丁，東昌府總兵所管馬步兵丁共計一千二百名，兗州府總兵所管馬步兵丁一千二百五十八名，青州府總兵所管馬步兵丁一千二百零六名，惟有登州府總兵所管，乃是緊要繁難之缺，常有海寇水賊搶劫過客，擾亂不安，平日各要隘派弁兵駐紮，以防賊匪，故而馬步兵丁共計六千六百三十名，遂將四路馬步兵丁合計連馬共有一萬零六百九十四口，每名每口犒賞庫銀二兩，倉米一石，犒賞已畢。

劉公升坐公堂，見案上堆壘呈狀如山，遂將頭一張呈狀展閱，上寫：具稟職婦楊朱氏，係桂平縣楊家莊，距城十里，為貪官害民妄殺生員懇恩上奏以救塗炭事。竊氏夫楊大印，乃係辛卯舉人，因本省十三縣年歉荒旱，百姓就有賣兒鬻女，流離失所，苦不可言。巡撫報國家八成年景，札派州縣催課納稅，各州縣之民餓殍遍地，不能上糧。眾鄉紳約會一同赴省，代民請命國巡撫憐惜災民，反道怒說：『要買民心，謀叛大逆，皆推出梟示。』今日得見天日，不避斧鉞，冒死前來，代亡夫辯冤，叩乞仁天大人台下恩准，則感大德無既矣。

閱畢又閱各狀，皆係告國泰妄殺生員，強納民女，呈狀共有七八十張，立刻吩咐：「帶犯官。」只聞下面答應一聲：「喳！」

手接虎頭牌，快役去提國泰於獄中，有贊為證：欽差奉旨下山東，展土開疆保大清。

除惡安良昇平世，鐵面無私不順情。

不多時將國泰帶至公案前，快役手舉虎頭牌單腿打千，喊道：「犯官國泰帶到。」兩旁人役接喊一聲。劉公喝道：「國泰你不遵國家法度，身犯彌天大罪，來至法堂，竟敢立而不跪。」國泰聞言，微然冷哂說：「你二人竟敢在我堂上施威，我乃是皇家內親，焉能跪你。」劉公喝道：「滿口胡言，豈不知王子犯法庶民同罪。你不跪本部堂二人，聖上旨意，你亦不跪，藐視聖主，你真是罪上加罪。」國泰望上一瞅，見迎面懸著聖旨，說：「也罷，現有聖旨，本御就坐在堂前罷。」劉公問道：「民間告你的呈詞有七十餘張，你可知罪？」國泰說：「本御並無罪過，你二人將本御縛而入獄，咱三人一同進京面聖，分別是非就是了，何必多繞口舌。」劉公說：「我且問你，你任性殺了兩個知縣，十三名生員，快快招來。」國泰大笑說：「大丈夫作事並無隱瞞，舉人秀才欲造反情實，斬在轅門外，這算什麼大事；兩個知縣謊報荒旱，免征國課錢糧，現時豐八成年景，故而殺之，也不為罪過。」劉公又問：「這四十名美女接送，要你招來。」國泰說：「這是作官的威嚴，何必掛齒。」劉公又問道：「佟家寨三郎莊兩處與你認親，任他們作惡欺壓黎民，要你招來。」國泰說：「認親是實，他作惡本御不知，與我何干，真是多言無用。」劉公冷哂說：「好一個多言無用，這些案口供俱已承招，其餘之案無論，連左連城叩闕一案，共有十八款罪了。本部堂倒服你敢作敢當。遂吩咐軍牢把國泰人監暫寄，明日將國泰打入囚車，和中堂你先將他解進京，我明日出一張明示，好叫眾百姓知曉解京之故，並令四十名美女家屬具保領回。

我且盤查十府倉庫已畢，方可回京。」和坤說：「老師言之有理，門生押著國泰進京，將他暫寄刑部監中，候老師回京再奏明聖上質對他這些罪惡可否？」劉公說：「就按此行。」遂退了堂，一夜無話。

次日發出告示，眾百姓歡悅，和坤解國泰進京不表。

且說劉公向范浩然道：「賢弟吩咐外面人馬執事伺候，起行萊州府盤查倉庫，賑濟饑民。」浩然答應出去。劉公立刻出了巡撫衙門上轎。放了三聲炮，出了省城。闔城文武大小官員送出十里之外，各自回省城不表。

劉公人馬行了一站多路，見前面有男女持械爭鬥。心中納悶，問道：「范賢弟這屬哪裡所管。」范浩然一看，說：「大人，這前面乃是三郎莊，是沂水縣管轄。」劉公想起三郎莊之惡霸，大約前面一婦抵擋眾男，必然惡霸又行無理。遂說：「賢弟我到沂水縣暫住，你上前幫助那一婦人捉拿惡霸前來見我。」

不說劉公人馬執事人等進沂水城打公館，且說這座村莊正是三郎莊。莊主姓郎，兄弟三人，大名郎達、二名郎建、三名郎通，

三人俱有驚人武藝，手下有四名教師。依仗國泰是他義父，素日行事不端，莊前挖了一座吃水井，凡周圍各村莊不准挖井，吃水皆在他這井中取水。此井不准男子挑水，只准婦女前來打水。若見俊俏婦女前來打水，搶入院中成親，取樂，各村百姓敢怒而不敢言。今日有杜翠玉、杜翠貞姊妹二人前來汲水，就被郎建看見，近前調戲。被杜小姐二人辱罵，郎建大怒，喝令家丁惡奴近前搶人。忽見從前面來一半老的婦人，趕近前大喊一聲：「哪個敢搶我的女兒。」

暗中交代，來的這位婦人秦班氏，孀居多年，武藝高強，膂力過人，住在前村班家小屯。一日在村前偶立，見兩個女子年十三四五歲，走的汗流滿面，氣喘吁吁，有驚惶之色。秦寡近前問道：「你這兩位姑娘，天已午時大過，欲要何往？不如且到老身家歇歇腿再走不遲。」這二女子隨到秦寡之家。秦寡燒了一壺茶，令二女子喝，隨問：「你這二位姑娘，無人跟隨，慌慌張張有何事？是往哪裡去？」二女子見問，不由落下淚來，便說：「媽媽有所不知，小奴杜翠玉，他是奴的妹妹杜翠貞。奴父杜洪是兩榜進士出身，出任范縣，因年歉為民請命，巡撫大怒，將奴父斬首在轅門，奴姊妹欲上北京叩闕告國泰與父報仇。」秦寡說：「你姐妹年輕，路途又遠，若路上有了舛錯，那時悔之晚矣！我聞人言，劉吏部不久奉旨下山東查辦。

若依老身之言，在此住下，我又無兒無女，並無外人來往，候劉大人來山東，在他案下一告必准，不知你姐妹心下如何？」不知姐妹怎樣回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